



雲南按察司副使楊公逢春墓志銘

王慎中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為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為四川按察司擢湖南布政司叅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為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叅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儉不可必濟君必引為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

顧沮悔常為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為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愚則意貳力分於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吏賦籍獄牒胥史不得竄手戶受賦重輕獄當決縱榜示出無不愜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教難遵君据理疏正嘗以理為君奪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留臺為常

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為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溷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庸貪風采振竦所部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疆界遐曠猺種蕃育其中數為民患故嶺南兼有兵戎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階賊白日剽通道行旅梗塞相為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略自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睡矣在蜀領壘書專以鹽屯為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刷成額按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偽巧之所飾課

入日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瑛一
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
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揚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
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為不靖由屢撫
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為度險阨分兵
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狃我若因而誘之
宜必我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為師
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
有功俘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潭邵之間戶多亡逃客
戶据其田逋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亡益多而逋殆

不可校君為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稅不得相失
而互為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
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
學者彬彬然盛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
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怙相與泣曰猺
蠻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
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
子弟僮奴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
以德為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
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為御史值東宮備官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君疏為易置所引用時者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大為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法韶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為愚而君喜為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以憤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事成而賞不及反以得勝久而後白然君仕雖不速化而正論常歸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曹公逵墓志銘 王世貞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逵而曹公之為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紕故佞宰汪不法語峻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為絀宰汪以解公方卧兩緹綺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肩脅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賅公寘之法而翟某者為林奧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峽之民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筭攝斲

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
供帳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廩
外不庀一錢曰吾蘄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
而知為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當然御史會風便
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
一而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
以死者公詢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
蘄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繕部
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官
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吏敬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始公令南
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
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
夜行金贖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昧露臬司
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揚御史故與丞有
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
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
阻監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
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
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相繼罷謫縉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
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普
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
者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
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咲曰吾
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且吾官三十年
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時謁
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不少
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貧為諸生日一粥自
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客或風公力不能南
三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卒
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為常熟
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太倉遂為太倉
人因自號曰沙溪

雲南按察司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大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

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為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廼為猾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投案去兩造分爭前而叟公不顧第擿其中要竅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旰非久而崇朝矣郵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暑然所饋不過筭器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及曠吏脫騎俸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度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興公又益濬濠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滹沱挾霖雨而水橫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木隄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為文以禱及禱而水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出禱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辯色號呼請救忽故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額稱公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神君半諸上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

之民蓋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公念已守土大吏安可首鼠闕兩監司但委曲引大體覲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滿首薦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當國惡故相為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公遂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公奇貨可居矣公嘗修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受直曰亡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

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覈公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為三十二城一顰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耽耽欲肉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蟻我彼猶人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扇與其諸從季飲甚歡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而所論公事下彼御史責問諸匠作受直咸有狀因延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諄曰楊使君僅飲一杯水而奈何以腐粟蟻之或謂使君即不白我曹

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真定
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
亦必不須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
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頌而長身風
骨聳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馮
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
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亡
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
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為飯僧禱神歿
而巷哭聚吊若市然公少年為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有司數不利著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
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
遷為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
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間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
遷貢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
曹郎名能法比者亡如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
辭亦亡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貲僅得守守而始得大
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
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
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

庸行錄 卷之二
李東陽
辣辣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退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千夫於溺且聞之趙民旱公再所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公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遂家焉子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亡他楊而邑人以區為扇遂稱為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母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

雲南按察司僉事邵先生玉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維乙祖子文考敬先先生為縣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會 朝廷命大臣會薦可為按察督天學校者先生下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足遽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永樂五年卒成化五年壽六十有三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

為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為酬應為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為天下用在順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莫及焉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三應聘為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讀彭公教為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侍郎傅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為比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為最重今倚席以教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者幾人哉閱世寔久之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見奈之何不為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請墓先生在汝設饋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士子囊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旁羣婦稱夫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查其籍廩於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准傳

郡志

林准字長深准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既三載部檄趣供職准以京師苦寒將母不便廼疏乞改南京刑部遷員外郎弘治改元陞雲南僉事准曰往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使得養母詔允其請乃以准為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准就學職居二年母以病卒准哀毀扶櫬到家亦卒准初入刑部永平有

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准一訊即
辨人服其明允嘗當盛夏提獄命人灑掃臭穢及剪
剃老囚髮日者艾湯與浴彌月囚無瘦死者准有女
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准操行於倫
理為最重云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
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
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
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
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
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疑讞十餘事
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為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
留都有鐵之謠 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漢新政八
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八要皆深切時弊中

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為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
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闕法
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
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
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為解不從囑堂官為解不
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
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
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
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
酒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

年以讀書解經為事值

世宗皇帝銳意中興搜羅

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韜列故副使莊渠魏
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 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
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
上特點公蓋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為寺屬已有聲
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
避然或獄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停允而
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竝以理學
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己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
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

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為當道所阻秩滿留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人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崗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為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為詞天子竟不憚而罷姑以安南國為都統司登庸為其使其實安南未嘗為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擢海北道兵備僉事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繩尺論表策等書行于世學者稱為次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二十餘年乃祀于鄉蓋特出于督學太倉王副使之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詘未克舉也

張僉臬公澤傳

方學漸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僉臬討鳳繼祖死
之賜璽書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廕一子
有司樹石於皖城之衢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
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
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稔出粟千石周鄰里供
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
古篆不盡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
曰澤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
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舅

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克郡諸生名能
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弟子曰二三子欲為聖賢
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為榮實惟
六經之辱踽踽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
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
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
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
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佯却縱賊大掠翼日復却賊
懈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
民爭挽其軛歸而不能具喪禮稱貸襄事既闋補巫

山巫山舊無驛里甲費繁剝一驛巫山使之稅茶歲
有例公卻之以克茶商之贖大饑興發指俸為粥飼
羸厄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
午升衢州別駕逋賦者盈囹圄寬為期而出之感泣
爭輸逋矣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會龍游常山皆乏
令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奚而
薄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
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
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
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

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
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
于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
石曰為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入衢癸亥
陞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牽帷而呼
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
出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寃于獄置釜薪廳前訟
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
焉知關闔立二倉令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
米穀千餘斛為往來糶賑博士生貧者之婚葬歲數

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聞署戒閹人
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橐請君探之而吾
亦請探君橐皮大慚宵遁入計自治騶不以煩民先
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
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
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
奏治行為天下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公去家萬里
兩僮自隨厯書治不使人知分巡安普當道雅重之
事輒委印累累者七簿書旁午益勵精不遑食尋改
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足為首長卒而無

子其婦護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為四哨約竝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詢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

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爺烈士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為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胡朝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藪中躍出公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櫬驛遠一子斯盛廢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綏百有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矣豈不參天地光日月與顏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單騎止寇一別駕見憚督府不獨才勝節固懾之矣剛介之士往往踈于拊字而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賢者二沒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與夢符張公殆天授已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遠先墓表

陸 粲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耕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淳淳起山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領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儻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者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考為諸幕官最當遷秩矣迺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城詣余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為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衛者

今為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佃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土官楊訓殺人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債投之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罪一詢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髡為吏所錄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饑視督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

閱視迤東諸郡庾積姦蠹為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
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
輒以晷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
醞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
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已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
黎公曰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
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
利不利利則躡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重之
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謠傲為通塞也如紹卿雖骯髒
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

雲南府知府杜公棠傳

林棠字善政三原人儀貌豐偉剛毅寡合獨與靖川
處士馬尚賓為友專物洽聞經明行修尤善星遁風
角之術由鄉舉任真定通判調彰德時靖遠伯王公
驥征麓川舉軍前占望運籌為衆耳目賊平 上賜
美女一人仍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叅贊戎政錄功間
兵部尚書于公問命棠曰公某年當無枕而眠于惡
之止增四品俸調南京戶部所在人以識大體稱南
部堂後樹忽冬花衆譽其長曰此堂尊之瑞也棠正
色曰冬花春秋書異何瑞之有其剛正類如此性至

孝母喪廬於墓側時友人馬尚賓到股和羹養親愈疾涇陽處士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後陞雲南知府政績著聞以老乞致仕詔進三品階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人稱公與靖川為生死交云

楚雄府知府朱公繼祖墓志銘

楊廉

公朱氏諱繼祖字孝思別號慕菴世家高安由邑之高倉一徙碧雞坊再徙坡山代有聞人曾祖諱仲益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祖諱子昂號北湖居士父諱正已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賦子醇厚一切戲謔皆不樂為而內極郎徹書記於心不復遺忘成化甲午舉于鄉甲辰舉禮部策大廷以進士出身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譏察嚴甚犯者雖權貴無所貸人謂不愧鎖鑰之寄也滿三載還轉武庫員外郎郎中常押配女直夷人於廣東至甫二日

即竣事而回鎮巡留餞之不可得他如裁省錦衣薪
隸斟定外官馬丁附齋軍冊革專差之擾以靜驛傳
皆公所建白著之令甲至今者也轉雲南廣西府知
府推誠撫字興水利立社學有養有教未嘗鄙夷其
民前此叛者如龍俊普清諸酋長次第納款盜發竹
子山奉當道檄督兵往勦之逾月奏捷朝廷嘉其功
有寶鏹文綺之賚當報政之期撫巡交薦更治楚雄
二郡皆在京師萬里外而後郡之較先郡為之似差
易者而公處之若尤難焉故至即翕然稱理景東土
官知府陶洪跋扈一方十數年如唐之藩鎮公復奉

當道檄單騎而往衆皆危之公飲食起居不為隄備
推赤心置人腹中開譬逆順如數黑白洪卒伏罪其
地遂平人謂賢於數萬甲兵居三歲即上疏致其事
公撫世酬物不為矯亢然趨承之事素所弗欲故當
其在部為人擠排出之遠地及其在郡亦以取忤上
官浩然而歸家居惟以教訓子孫為務間與親舊敘
違濶陳說平生吟詩飲酒懽如也子寔昌初以御史
在北為迎養計得乞南至家懇請竟不至大意謂謝
事以來城府尚不欲八而况於都下哉蓋其晚年喜
靜如此公生止統己巳二月卒正德戊寅九月享年

七十公三十六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為早涵
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為遲勞逸相半而初心
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遇 覃恩進亞中大
夫為人孝友天至恒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貶
損俸錢所八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
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為詩文名雙溪存
景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
年大京屯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為災公督賑委悉
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
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
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
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鍰免其置辦付之甲
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足以
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島

七十公三十六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為早涵
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為遲勞逸相半而初心
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遇 覃恩進亞中大
夫為人孝友天至恒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貶
損俸錢所八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
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為詩文名雙溪存
藁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為弼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
年大京地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為災公督賑委悉
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
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
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鍰免其置辦付之甲
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足以
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島

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承豐
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爲

築堤開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名貧民佃

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
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唯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
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
二破殺狀又高淳傭人亾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
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邀也計致畫工奪還之
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

公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饒吏幹在事摺据

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

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

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

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

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典起者爲多公天性嚴明

學新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

亦以是待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貴育不能奪

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

廉言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

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摯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
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葛仙鄉有
至今俎豆不絕云

知府鄭海亭溥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
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
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
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
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
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
多仕者爲令者往往賂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
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
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

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白以裁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宿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爲浮尤吝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十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勅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道巡撫中丞部使者蒞毘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畱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
厚閉戶讀書恥與嬛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爲古
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
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權
冊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權謂某府史曰征
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冊
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
增計也積資負外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任以父
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
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部
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爲大
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
卒且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疾旅卒都下
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
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
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
南安之郭前村

尋甸府知府戴公鰲墓志銘

張時徹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由通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櫝連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公諱鰲字時鎮別號靜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卽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己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民盧振聞風遁去幕史大源網隆毒民操法逐之禽斬草薙增城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

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葶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政譽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寇用之討賊輒爾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其妻病死于旅則爲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櫬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玠程環者以鬪毆構訟而與鄉之鉅宦有怨欲寘之死公曰殺人媚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乘

銓以公守尋甸益擯之也一時遇覃恩獲封父母妻已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狽狼噬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鑄秩久之郡士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羣衆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公之歸也謹祠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

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
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醜酒烹雌酣賞為歡不待
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
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妮妮緇垢者哉
嘉靖己未十一月偶以末疾終享年八十有八同母
弟鯨布政司叅議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鯨工部主事

楚雄府知府王好學傳

縣志

王好學字道卿樂亭人嘉靖庚子舉人知陳畱招人
蠲逋弭盜修學三年遷知澤州所屬沁水有成化間
李瀚知樂亭有遺澤好學未生也至是過而祀之又
加惠其子孫曰吾邑賢父母後也敢不必恭敬止乎
三年遷歸德同知澤民祠祀之如陳畱而歸德扶服
歸起太原石州新被虜居民無固志為畫戰守策白
之部使者遂檄視石州如所畫尋遷戶部員外郎督
餉昌平轉郎中遷楚雄知府歎曰奈何六十老翁走
萬里而不息乎遂乞骸歸鄉評推重隆慶之元虜入

見捐金佐治城堞大旱倡立義倉縣令坐償庫金
不爲代償令得去

廣南府知府劉先生容傳

王祖嫡

余讀往史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
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
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已爲道雖一拊循孤介爲
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余於
劉先生旣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
幾附有道之碑云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也
生而恬澹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于叔祖
東東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負人倫鑒每撫
公謂族中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

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閑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梁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每舉筋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舉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履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醉置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里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爲犯劉先生無賴子悔恨欲自經竟遠去公友愛甚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讓先廬與之而別剏茅屋于

其側里之閱墻者往往感化時諸邊缺馬大石郡縣

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密以語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卽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寘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鐫戶去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大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

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篝燈煎藥味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相繼卒哀毀逾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慈不孝之文示公矍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禫除矢感風木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未沾一命何公 矍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 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我同辛苦事父母者父 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單車赴任黃號難治而公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至

誠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禁贖亦以委公立辦監兌蘄州黠吏悍宰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殊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礪行吾自甘之不知其他也自是廉平之譽孚于上下薦剡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王柩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覩劉君事良愧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料夜泊蘆洲賊拔刃突至詢知爲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境而

崔符之警稍靖副推僉臬者數黃人恐公去環訴兩
臺竟從民情不遽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陶氏公當其
事無一波及守缺例入覲一篋自隨見者垂涕公任
既久操愈厲而吏事益習漕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
而洲洞百人推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
渠布以田間淤泥數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潁癸
酉擢南戶部員外郎任黃十一年矣士女攀臥號哭
之聲震于原野爲立生祠歲時休臘若水旱疫癘禱
亾虛日公抵白下未幾罹關武林公私稱便久之值
滿考堅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君志不可奪顧不

爲二尊人地邪公又矍然汗下貸十金行時銓曹二
人一爲公門生一爲舊部僚風公少需當有顯陟公
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旣不
能行又疾作懇疏乞休。上知公非矯特免致仕獨
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
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邪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
所不忍道吾卽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
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
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
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絕迹公

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講亦不及公府事也
壬午大慶覃恩進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猶
手一編寘牀頭誠諸子甘貧安命毋爲市井計六月
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憩卒時盛暑顏色不變人咸
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姝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
積人自感孚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
實惠視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
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
飲食忸怩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旋道經羅山公
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得

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觀法地而又奄
化恨如何哉公之計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
鄉賢亦未如往例覆勘邑稱健訟近渝善俗桃李成
蹊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余以良吏卓行克兼于公
至于爲孝子爲義夫未之及也公之甥袁生梁爲余
表弟而公季嗣登瀛孝友行誼有父風哭請曰先君
生平不近名惟是一二苦心苦行恐子孫不知墮清
白聲屬吾子紀之藏諸家廟惟吾子圖之余歛歛不
自禁歎曰祖嫡何人辱先生遺命如此昔人薄感恩
而重知己使余爲諛爲溢何以見先生地下迺按狀

與聞見之真略其微細列其大都作劉先生傳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雲南臨安太守齊公柯傳

羅治

公諱柯字文則號恒省爲南昌漸嶺齊氏而族有籍于鍾陵南昌固世縣也公生而穎慧見時瞻視端凝屹如鉅人而受氣甚薄體僂弱若不勝衣獨沈酣枕藉于經史之間沛而爲文若走建瓴之水而決江導河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大爲督學晉江蔡公所器公在庠序用禮讓相先遇齒長于公卽道路一揖之頃務爲折節曰此我丈人行也遇公同儕進退先後不少踰尺寸御史羅雨巖公者公先輩也公方弱冠試場屋而羅公尚處棘院外明日羅公歸公爲執蓋提

襆被送郭門殷勤爲別而諸暫得意之徒氣蓋一時
視羅公茂如也未幾上元許公視學南昌閱公文特
冠其曹偶而士論共推公年少謙讓可風薄俗受上
賞是時公品高望隆文益淵微入理窟乙卯舉鄉計
偕而北會分宜當國特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
而分宜諸用事家人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鴟張來往
縉紳間諸貴人畏口語者反暗憚之及見公固詭爲
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引繩
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
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
高焉公先後七上春官而家愈益貧初授和州學博
務先道德禮讓而次及文稅復倡講學之會風聞遠
近學士大夫不憚百里造公印可各俾有所得而去
州守李公渭屬公修和志公于山川風俗田疇戶口
之外孜孜傳廉吏紀鄉賢端人正士節婦烈女三致
意焉公在和屢勤薦疏明年會試竟不第陞溫州瑞
安令瑞安在浙溫台之交濱海爲巖邑最不易治公
甫下車輿利刷弊諸不便于百姓者一槩裁以已意
邑故無公費而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
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

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
量之議請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握筭登籍以記無有
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
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
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
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名田二
邑獨從容按故籍對他如治河以興水利知有貧民
不知有大豪訊獄以雪冤滯知有平反不知有成案
居五年以卓異召公瀕發之日三老子弟傾邑而出
都亭遮道萬人呼號懇留至擁塞徵車不得前公徐
出涕曰我去而繼我者獨無良牧乎且我德薄父老
何念之深也邑人爲公建生祠而與前令吉州劉公
竝祀號二賢祠云公入都下主長安門民家出入隨
一蒼頭囊中有時或不能名一錢至一切請謁問遺
公實不省何等或擬公大質直少脂韋卽首不及臺
中或次當列郎署而僅僅擢評事大理公不爲意日
佐大廷尉讞罪囚鞫大獄一駁一訊持平而無少撓
而又非斬斬無餘味者至衆所不敢直于大廷尉公
每一一得白之銓部楊公盧公往察公賢又以公久
在散曹若重爲公憐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善地例得乘傳往公至臨安日坐堂平政簡訟兢兢
自己俸外絲毫之間恐少污指公暇閉閣舉觴理咏
飄然不知此身之在西南天地也一日少病脾鬱鬱
有槩于心上書兩臺使者決筴請歸而直指李公屬
公洛中所舉士至欲百方畱公不可且語公居郡直
臥而理之而卒莫能奪公李公特爲會題請命于
朝公始得欣然就道顧蕭然而往蕭然而返公以夷
齊不易之心居珠玉多生之地卽所稱一篋之寶可
資數世而曾足動公之一盼乎屬有遠土官者德公
又度公歸貧中途齎重金爲壽公立麾去奈何以此
相浼薄臨安而厚受汝金是謂欲富乎遠頓首謝曰
賢哉齊大夫南人不忘公矣公歸而白袍青巾逍遙
里門之下念無所事獨有所乘車鬻之不可焚之無
謂卒推而贈其女夫當塗令之子敝廬薄田悉守舊
物其迹也幾無以爲斂大抵公生平踐履清修語言
篤實獨行之影不媿夢中之諾必踐公在仕宦寧爲
廣州過矯廉之處默公在學問至爲鵝湖不立高論
之伯恭長貧庶幾于黔婁而貴稱二千石直道無忝
于柳下而仕免于三黜者歟

大理府同知彭君鏡初墓表

楊廉

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昭別號龍山道人其先祖楚之麻城人始祖諱啓宗遷蜀定居嘉定曾大父諱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曾氏繼燕氏尚氏君領景泰庚午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既而懲癸未場屋火且欲得祿以爲養乃就胄監資格釋褐通判池陽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科外者民多戴之屬志以居官三事爲主丁母曾氏憂卽日解官奔喪或云三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帆竟無恙服闋通判漢中值民饑時余肅敏公爲巡撫以君爲才凡賑恤

之事一以檄君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爲亂所過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剃髮詐爲僧巾痕隱隱有挾妖書以惑衆竝廉得之以置于法丁母燕氏憂服闋通判平涼民饑艱食視昔漢中尤甚公私掃地僅有藩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借以俵散有謂宗室固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善價今如此則怨君矣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輒傷人定爲賞格使人捕之乃息滿九載進二級同知大理所隸多土官舊俗謁見有儀蔭襲有饋雖知取予者亦多因仍君一切峻却之時見素林公爲憲副最惡賊吏特禮重君瀕氓尚鬼公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靈異君以公命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落君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事而還歲旱禱雨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異教有名能驅霆喝風罵雨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重學校作興人才尤加之意弘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帑不清爲言僉憲李君輒按部考驗得其正數外羨餘百金封識如故乃歎曰是且不取可厚誣耶遂以羨餘爲君賻後題其銘旌而去君蚤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事率身任之嘗

以戶役當給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御史陳某素號明經簷簷負笈往從之學每讀書一巨桶中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寢食父性嚴厲有過雖冠帶必勇受杖責嘗迎養官下比歸請爲輸粟以贖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然或忘繩檢必加戒諭造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弟之子如己子父爲族豪所陵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動與故舊厚來索遊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懽而別有父卒于漢中去家三原不能歸乃津遣之王端毅公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之假貸以輸雖累償無悔其周人急難皆此類家居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葛退食自公必課諸子學業多至夜參半素爲余肅敏所重至易其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守直道未嘗干人難於肅敏亦無所私謁云

新興州知州高斗南轉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斂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爲謠白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貧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時舉天下廉宮數人斗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榜聖政記可考也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爲新興人所

內舉
不避
親

愛戴不異定遠時居數年以耄老乞閑上疏薦子恂
以自代 上允之厚遣以歸年七十而卒

昆陽州知州譚公讓傳

孫 宜

敬皇帝末年治化熙洽人文宣暢海內材行瑋碩之
士彬彬盛矣當是時華容人劉公大夏王公儼次第
入爲公卿而諸郡邑吏著者則又有慎齋譚公譚公
爲人樵樸長厚寡言咲重然諾其所接遇卽驕子弟
悍諸父輩莫敢犯者然又敏才瞻學明經義能文章
自爲諸生至舉鄉試咸以此師範邑人故邑人今尚
稱譚先生譚先生云弘治乙丑譚公爲江西南昌府
通判南昌者郡之壯也多宗室長官大家其民險狡
好負而通判職綱稅糧譚公顧一切謝却賄賂寢包

采金
水中

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
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賄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
賀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
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
始知譚公有異政云譚公爲南昌二年駸駸顯矣會
裁冗副貲譚公改而爲浙江衢州府衢政初尚嚴厲
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
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
可犯邪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
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

以譚公至未月立解攝府事禁嫁娶論財罷不例權
會寬租稅減土木平繇振學咸有經紀開化江山令
缺民請監察皆願得署譚公監察委譚公開化而別
遣署江山江山民遮道訴留車不得赴譚公遂兼署
兩縣常是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圍陳出沒開化境
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
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
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
逆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
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

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畱其二今二子戰雖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於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議賞百萬譚公曰取石於山斲山砌石省薪免

覆築厥益并焉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來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常山城二月而就卒無橫費譚公積功能久僅遷爲雲南昆陽州知州至昆陽謂夷裔少文難治以邊幅則令諸生日執經受業廨中凡視事罷譚公坐上座諸生分席起問難決剖疑義罔不精當上遣使至州例假公務獲厚賞始歸譚公令微給薪黍禁不得進謁督前件惟移檄者理報遣使者顧反緩理於諸使人咸不顧昆陽行省臬官薪芻故辦是州民病樵採轉運乃悉數民死傷者申罷其事其他政大率類此譚公居昆陽三年所疾

固請歸歸四年正德庚辰卒年六十譚公名讓字汝卿

論曰譚公肫肫然醇確君子也今制科極於進士高位美秩多逮焉自貢舉行非是科者卽夙學殊材懿行善治其能致位公卿牧伯益什一鮮矣故譚公雖以文學治行稱所歷僅若此不謂時之限然邪往予嘗語邑諸弟子員舉鄉賢非譚公不可諸弟子曰譚公位卑嗚呼鄉賢以位邪位卑其人卑邪生以不進士限之死也不高位棄之邪斯益可以觀譚公矣

霑益州知州林挺春傳

順德縣志

林挺春者順德縣人也字少和一字元育從湛元明先生遊事親孝藩臬皆旌其門挺春日事親若曾子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嚆矢隨屏去之以舉人教諭仙遊仙遊故有田租掌教多侵漁挺春悉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舍其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南靖兵燹後官寺里屋一空蒿藿成林白骨滿野虎豹晝行挺春芟穢掩骼驅虎豹而遠之倚茅聽政已洪水至城郭蕩析乘桴露處乃遷于大帽山下邑

焉漳經界不正自朱子已患其然今尤甚富者割倍
賦之田無直以啗貧民貧民利而從之既賦日積縣
官受其病挺春悉問富者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
稱之遷霑益州知州以親老不赴挺春醇謹自筮仕
至老未嘗一介取於人罷官益貧人以是重之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絲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
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
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
之團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
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
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
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婺
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旣免居郡乃舍學宮旁獨叔季

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髻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覲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媪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媪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母大喜旣又以翁媪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鑒翁媪旣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旣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旣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匍匐京師上書請卹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絲季弟綸蓋與朝言同母綸彊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歿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卽吾子也於是

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瑾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遮道抽鼓矢下蜚鴈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以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略以避連坐朝言躬唁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冤嘗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歛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母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筴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岍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鷁也且退飛

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
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舉旗且用人
馮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舉旗
旗什已而殪首馮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
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卻
則躍而登岍從之諸軍乘勝迺登賊踉蹌遁出境部
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
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劇而左之夫以
一矢遙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
越俎爲罪鯁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卽朝言以用武著願惟修行爲兢兢
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璞周遊
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
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
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骯髒負氣
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
而縣諸生方願靜顧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
之旣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礪行主功令
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賓于鄉乃今羣
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

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
或者將鶩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絲
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懲惡用絲也使
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廩會有例當
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嚮者言辭益力使君不
許卒彊應之旣上太常廷試第一項之就選部余方
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
爲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
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
明公內稱不避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俯諒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
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
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
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
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
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邁署分水
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笑其便益豁分水僞增
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絜爲令俾世守之所
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
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貲筦庫吏胥費稍溢朝言

率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
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
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
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
六耳方其少而嘖喏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卽
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
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
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
惜未聞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
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索

殖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
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死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今天假之以
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
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
材則詘用壯則羸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
有徑庭伊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
其拊衆倬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
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
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晞潛心借曰未逮殆庶

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絲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即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剗稱朝言者未必盡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礙礙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

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領下之時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芻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亾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洵洵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

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
拏舟抵賊听緋衣者跳跟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
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睥眄稍
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
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
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而所向無
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
乎朝言旣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
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
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睨
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
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
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
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
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
知其奸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
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忍欺
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
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

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
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
能策勲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
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
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
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
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
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芻泔淫淫閣不
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益不欲以已故傷母
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
而咋舌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
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
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
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
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
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
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鄂嘉令虎臣傳

虎臣麟遊人自幼慷慨直躬與人寡合凜有氣節不
規貨利成化末以歲貢士入太學時適 憲宗於萬

音生 疏諫 棕棚

歲山起棕棚登眺臣具疏極諫時祭酒懼禍延師長
以銀鐙繫臣堂樹上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
傳溫旨勞曰爾臣言是棕棚即拆去所上疏留中不
出毋用該部復奏也祭酒聞而大慚自是臣名遂聞
天下先是陝西巡撫鄭時具疏請賑難齎疏人臣請
往至京既上疏詣吏部戶部泣而言情辭懇至諸大
臣咸動色遂大獲賑焉其語甚壯至今人猶傳之諫

桐棚時旨許選時授七品正官後選雲南楚雄府鄂
嘉縣知縣卒於官人甚惜之雲南沐國公贊曰巍巍
蓋臣文林翹楚烈烈忠良芳垂萬古楚雄姚鵬詩曰
方寸生平爲國憂幾番獻策在 皇州只期事業垂
千古豈料形骸覆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路
耀麟遊老天不祿忠良士致使無窮草木愁

昆明令賀君朝用墓志銘

王升

賀君諱朝用字道亨竹窻其別號也其先楚之湘潭
人後徙蜀之綿竹遂爲綿竹人高祖才國初時戍於
茂因家焉祖綱正德間奉符征流賊奮勇殲渠魁廖
麻子輩數人被創以亾督府幸菴彭公特旌其門父
伯時娶於湯而生君幼穎異隨羣兒嬉戲時露奇質
有古人取毬擊毳風稍長善詞說樂詠諧澗達不拘
小節年十三從父來行伍偶督戎萬戶以法繩伯時
君負氣銜憤矢志業儒聞玉壘王太史之賢躡屣往
從之遊太史奇之已而晉膠庠試輒先諸士七入棘

圍無所遇乃循資克壬子貢四十餘矣卒業北雍暨
守選凡一紀甲子歲謁選天曹授景東衛幕人咸爲
嗟惋君素精數學逆知爾爾怡然自得也蒞任甫三
月值土日鳳繼祖之變全滇騷動撫臺呂瀾滄兵憲
楊聞君有異術爭招致帷幄待以殊禮與共飲食不
呼其官凡天時地利軍旅之事必諮於君而後行尅
期執俘不爽鎬銖尋令督捕白崖盜盜盡得故田按
院薦章有懷奇蘊深政績顯著之語三年復督捕迷
渡君以數占之生擒巨盜數十輩知不可悉誅諭以
大義令其自新釋之去於是萬徑之賊聞風讐伏稱
爲神明誓不犯境時與本道朱約所公論事不合
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卽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
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固止
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
公大叅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瀾滄廉訪其事
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
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
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體貌有
加焉適宜良尹以辜去俾往署其篆發摘奸伏若神
江右人倪丙二商於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聞於官

君密占其人已被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無所取屍乃沐浴禱於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命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通邑人列兩听以觀俄風雨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楊連者其故交也命取其家一童子訊之具云丙二久通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瞞連出亟如楊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慙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也適誤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筏繫以石寘水中非雷斷其筏究不得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既乃聞峭峨二尹之報久之始得代赴峭峨時丁苴白改巒搆變臨安張兵憲呈乞兩臺擬添設督捕府其地通沅江南接交趾自古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而難其人於是委臨安二府金河西文尹峭峨張尹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叅護行事焉甫入境蠻落萬衆瀾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蠻不問獨共扶昇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中引寘高座獠衆羅布岡厓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揮君示以某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厓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巢箐羣酋稽首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廡宇秩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

代巡薦語云秉正可比精鋼持已宛如良玉從征巡
緝謀勇兼資署篆收糧廉平竝著禱神以究疑獄旋
感雷雨漂屍趕賊直入深崖曾致羣首叩首樹自來
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
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巡撫鄒公尤愛重
之君既視事聽斷益神間里毫髮之奸無所隱人共
以城隍稱之鄉官鄧主政家蓄萬金初有一子聘顏
府同女後子亾主政繼殞鉅業無所屬妻賈潛以帑
物輸於顏將改適焉姪世彥訟之撫臺委官驗之沒
於賈賄模糊復命再委君往一一檢斷歸於姪委官
之賄哇焉顏賈各慚懼死是時巡臺馬公謂爲卓異
其薦章有云性稟剛方有百折不迴之氣分安寒約
有一塵不染之操近折鄧世彥之巨家而杜絕委官
之垂涎雖嫉忌生嗔署以下考而不顧屢辨楊東勝
等之疑獄而頓起涸轍之更生卽頌聲載道稱以城
隍而匪虛雄才尤練於兵機多藝更精於數學實心
實政有守有爲自古循良之吏於今卓異之才若不
破格超陞何以激勵將來使君未卽世擢用未可量
也然君性剛褊好直行已志不能習時套媵媵以希
世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衛幕拔起爲令

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以情告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每鬱鬱歎曰其命也夫居無何鄒公被人言而新代巡郭公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構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受賂請按之於是君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適報者止公母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鄒孺人曰數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大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污讒憤不可忍遂自引決鄒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

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初君蚤歲遇異人授以神術凡人事之通塞慘紆物理之羸絀倍覆天道陰陽之愆伏調適咸預言之尅以日時百不失一然君深秘其術而一假於相以爲言故人以神相目之君之將赴滇也別其署州事節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茲遠行何以教我則應之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君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剗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憂之名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公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侯耶對曰不

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公
然之促太守至君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
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
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公大奇之以書薦於巡
臺見嵩劉公劉公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
我子息乎君察之曰子宮甚佳已有成名之慶公曰
無妄言君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賢書第幾何敢
妄對已而悉如其言君之轉昆明也同筆硯陽宗令
文君嘉謨往賀之君酌之卮酒而語之曰兄亦遷矣
何以無報文君不以爲然君引其臂出檐下諦觀之

曰遷則遷矣而不甚滿意其將有兔園之遊乎文君
不樂而去明日閱邸報不誣君之神術假相以爲言
者大率如是君歷仕途凡十一禩被獎三十七膺薦
者三其卒以萬曆乙亥五月十七日距其生正德庚
午十二月二十八日閱世六十有六先能侯孺人嘉
靖癸亥卒於家繼配邵孺人與君同卒於官君無子
惟侯出一女適生負梅鳳騰君之喪賴同鄉張大叅
經紀其行鳳騰聞計亟奔護及於瀘州扶以歸謀將
以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合葬君與侯孺人於某所鳳
騰一日偕其鄉之士夫大尹文君學博周君陳君詣

虞得金 卷之二 二
余再拜告曰賀君不幸卒於外又不幸無子其殊猷
絕蹟可傳者頗多非立言君子爲之紀述將與荒煙
野草同歸漸盡惟公矜而賜之文用勒之石以垂永
永余雅聞君多奇甚思一覲以發其胸中之蘊而不
可得今且不幸死矣銘其可辭爰據梅生之狀復詢
諸文君叙其事而銘之銘曰古稱方伎誰入神偉哉
公明肩景純疇其繼之明賀君三子異世方軌犇牢
籠萬象把乾坤抽玄吐奇精微分物忌多取身則屯
石尚千古炯常存後有觀者攷茲珉

雲南府學教授前灌縣知縣周君奕墓碑

張時徹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麓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
世祖達一生政卿代外氏戎役因蒙今姓政卿生德
值 高皇帝平滇服徙江南間右實之而德會在徙
中遂成金齒家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晟晟生玉是
爲楚峰先生葆光篤行白首不識衡量惠宗恤廢趨
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嘗夢白象入寢旦而君生
質性端懿兒時卽不好弄稍長穎露翹揚亢志青雲
之上受經於王天澤鄧國賓二先生所盡傳其業此

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弱冠入郡膠每試輒雄曹耦
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
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矣戊子魁省試例
得計偕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峰公卒長跽爲訣殯
纔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主爵願
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銳欲行其所志時浮
川江以往有羽客遺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
謂盜天之寶不祥卽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
之江比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
君念曰諸父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

人省嗇不可而行之必自令始塊處一齋佐之三力
布袍革履口不二味糶糶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鞅
掌囂紛劬矣間得退食與妻孥相勞苦齒肥飲醇自
其所資養非倖饗也今若此得無過苦乎則謝曰客
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撫有巖邑苟以一身舒百姓
之急卽立槁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御疋馬而
行達塗人竊指爲尉史也側席輟飡孜孜求民之瘼
興士習汰夷風鋤豪猾子孤軋出大辟之寃卽嫌謗
不避臺檄季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駿民以徼
榮人將吐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當塗

獎其賢邑人歌其惠庶幾哉成都桐鄉之治矣而灌
去滇特遠母夫人唐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
及養何以仕爲乃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
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
人以騾十頭輔行者詰之則前所出大辟囚也卽正
色曰申寃吾職也而以貨乎若謂改官而可官可改
而守不可改其人歎息搶地曰獨奈何活我而不得
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家出其
橐金僅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如
也雲南視灌固近母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歲乞一

差而省覲焉差得乘傳給力率謝却之僅免徒行曰
吾以私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大吏蓋罔不以
尤異禮焉滇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
吳等課肄其中命公典之而君綱絡稷則其魁也吳
嘗以廩屬稷而稷謂缺乃父執謝弗廩已而有代視
學政者諷君索賂於諸生君懼而納牒諷者頗銜之
適仰齋胡公至嘉君操執痛沙倖進而卒廩稷又大
而秀雋肄之書院仍以屬君君因心設教隨物曲成
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戒躡等
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之

獲有造者或分猷郎署或表直瑣闈或軌則成均或
抽思文陛爲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
九載考績大吏令捧表以行蓋優之也君曰凡所以
乞便地爲母氏也今益之筭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
乎輒納祿而隱掩扉却掃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紹稷
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祖我考穀貽我父子至厚矣
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哉言世人服食求長
生燒丹求足用皆惑也寡慾卽內丹儉用卽外丹不
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言一動必準古
人所居家園隣侵之界卽恬以委之凡與人不爭類
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爲古之遺愛在
學爲古之名師在家爲古之鄉先生函牛之量圭撮
不足以溢其容逸羣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
白象之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
于嘉靖丙辰得年六十有八



